

最近聽一位年近百歲的書業老前輩講歷史，說他們一九六〇年代處理出版物存貨的手法，是租艘小火船把書運出公海傾倒，保證不會流出市面，影響書的銷路。一九八〇年代初，傾倒的書店結束前，「詩風社」的朋友們到書店來，把寄存在我處，體積達兩三立方米的《詩風》，用貨車運到西環的焚化爐去！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住人都已艱難，誰肯用房子去存書？舊書之珍罕價昂，道理明顯。

最近有某圖書館館長向我借書，借的是「一九六〇年代出版的月刊《華僑文藝》和《文藝》，令我驚訝莫名。朋友任職的圖書館，是本港資料極齊備的大學圖書館，想不到居然沒有這兩套才出版幾十年的雜誌！由丁平（一九二二—一九九二）老師主編的純文藝月刊《華僑文藝》，創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出了十二期後改為《文藝》，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了二十六期。這套雜誌隨了本地作家的作品，還刊登了大量台灣作家的傑作，可作為港台兩地文化交流的一手資料。可惜的是這套雜誌極少在本地舊書市場上出現，三十年前我曾以此問過丁平老師，他告訴我，因為他不想雜誌在停刊後讓人當「廢紙」一辦，故意不把存貨賣給舊書商，私自「處理」掉了。

香港舊書貴得有理

許定銘



我國古代最值得肯定的航天設想，是一種類似現代宇宙飛行的載人航天工具。見於《墨子·魯問》記載，設計者是木匠的祖師魯班，他發明的「木鸞」，能連續在天上飛行三日。後來，東漢的張衡、唐代的韓志和，也都曾先後發明了類似的飛行器，足見古人的智慧與勇氣。

中國古代「航天夢」

流沙

神丹九號的發射成功，使我國幾千年來的航天夢想逐漸成為現實。古人通常把「航天」或「仙術」，把航天叫做「升仙」，其實都可看作是宇航員的化身。在甘肅平山文化遺址，曾出土過兩個陶質半身人像：圓頭長頸，額頂有一對圓鏡狀飾物，極似一副護目鏡。整體看來，此形象與現代宇航員模樣十分接近。據專家研究，其中一位「宇航員」是《山海經·大荒西經》中所說的西海之神。

其實，人類最早的翼裝飛行出現在我國西漢末年，這位「翼裝最早的翼裝飛行者」是西漢因史書上記載其事，未記其名，讓他成了一位無名的「飛天英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將他列入古代航天人的名冊中。

班固的《漢書》記載，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後，北方匈奴時常犯邊作亂，王莽遂下令招募類似特種兵的抗敵勇士，有本事的人可以破格使用，並委以重任。一時間，好多身體強健的人前來應聘，有一男子自稱能日飛千里，很適合做偵察兵，可以空降到匈奴偵察敵情。王莽半信半疑，讓他當場試飛。此人用鳥羽製成兩隻人工翅膀，「取大鳥羽為兩翼」，將之繫綁在自己身上。又在頭和身體其他部位插上羽毛，最後再裝上環鈕等零件，雙腳彈地而起，真的飛了起來，飛行數百步才落下來。雖然此次飛行只有「數百步」，但卻是我國飛天夢想中的重要事件。

用心讀書

文化經緯

讀書之道，粗淺地講，是不要漏過了文字；深入地講，是要達到對作者「同情之理解」。因之，要將今日所讀和昨日所讀聯繫起來，將自己所讀和他人所讀聯繫起來，還要將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聯繫起來，這才叫用心讀書。

鮑鵬山讀《水滸傳》後有如此感想：梁山上的好漢做事，多出於一種看起來比較簡單的價值判斷，如同李贊所說，出於一念之本心。代表人物是魯智深，他做事前有「三不」：不惹事，不生事，不怕事；做事後也有「三不」：不悔己做的，不怨受惠的，不惜失去的。李達比魯智深更率性，所以有時候比魯更可愛；但李達往往沒分寸，讓人害怕，所以不如魯可敬。武松分文感極強，所以可敬；但他不夠率性，便不如魯可愛。魯智深代表一種高貴的精神，一種令人心儀的氣質，他是小說給讀者樹立的人格坐標。文學是塑造精神氣質的，好的作品建立起人格坐標，使讀者相信人類自己，相信我們自身的高貴，從而使我們雖然身處不完善的現在，但相信未來。

嚴方正

梁衡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將其和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進行比較。陶氏五十五歲，范氏四起四落。陶文寫於五十七歲，範文寫於五十八歲，兩篇政治美文都是作者在生命的末期總其一生的跌宕，積一生情思發出的燦爛之光。不過範文是正統的儒家治國之道，提出了政治家個人行為的準則；陶文卻本老子的無為而治，給出了幸福社會的藍圖。陶之後一千二百年，歐洲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有兩本小說也構建出未來社會的藍圖，它們就是一五一六年英國人莫爾寫的《烏托邦》和一九三七年意大利人康帕內拉寫的《太陽城》，這兩本書的構思手法與《桃花源記》驚人地相似。為了追求真實的理想社會，更有人身體力行地去做實驗。一八二五年英國人歐文花十五萬美元在美國買了一塊地，辦起了一個「新和諧公社」，可是兩年之後，實驗失敗了。直到今天，仍有人在這種探索理想社會的實驗。梁衡認為，「陶淵明提出了一個大問題，有理想比沒有理想好，生比死好，善比惡好，愛比恨好，光明比黑暗好，有追求比沒有追求好。」「桃花源」代表著一種精神，而精神是既無形又可幻化為萬形。神州何處桃花源？因為被國人稱為桃花源的地方可不止三五處。北至山西、河北，南到廣西、台灣，處處自詡桃花源，人人爭當武陵人。梁衡遊歷過的「桃花源」就有幾十處，讀書和行路令他作如此思考：「陶淵明不是政治家，卻勾勒出一個理想社會，讓人們不斷去追求；不是遊記作家，卻描繪出一幅最美的山水圖，讓人們不斷地去尋找；不是哲學家，卻給出了人生智慧，設計了一種最好的心態，讓人們解脫。如果真要说專業的話，陶淵明只是一個詩人，他開創了田園詩派，用美來淨化人們的心靈。」這兩位讀書有共同特點：分析、比較、融匯、提升；學而思，思而學。他們的讀書心得給「讀書好讀書樂」的說法以有力支撐。有一種讀書理論認為，無論什麼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不再享有解釋的權威，讀者可以以自由理解作品的意思。在讀書這種活動中，讀者的參與是很有必要的。其實有時作者未必能講清楚自己的創作意圖，讀者何必費那麼多心思為揣摩、理解作者的意圖而煞費苦心？讀者完全可以拋開作者，「獨具慧眼」，各盡其想，自由發揮。錢鐘書在《談藝錄》裡講，「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此話的確有深意。「生也有涯，學也無涯。」什麼是讀書的好方法？值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探討。

日本人的潔癖

域外漫筆

早就聽說，日本人凡事循規蹈矩，有時候嚴謹得近乎迂腐。一次日本之旅讓我徹底領教了日本人的「較真」。在日本朋友久美子家吃晚飯，我幫著收拾一下殘局，就把垃圾一古腦地倒進垃圾袋。久美子見狀，很嚴肅地說：「這樣不行，會惹麻煩的，要先分類。」我很納悶，倒個垃圾會惹什麼麻煩。久美子指著牆邊的垃圾說：「在日本，垃圾要按類歸堆兒，罐類、玻璃瓶類、金屬類、不可燃大件垃圾、有害垃圾、可燃大件垃圾、填埋垃圾、塑料垃圾分別有各自的垃圾桶。可燃垃圾要向專業公司付費，上門收集才能丟。塑料垃圾，譬如便當盒、方便麵盒，要洗乾淨之後才能丟。為了保證丟棄

的塑料垃圾都是乾淨的，各個地方區域都安排了社區內的志願者專門檢查。」久美子也夠浪費的，那些油只炸了幾個雞腿，竟然就要扔掉，完全還可以再用啊。她語氣平和地說道：「反覆炸東西的油對健康不利，所以不要繼續用。況且日本的油也不貴。為了健康，該丟就丟。」那好吧，我端起就想把油倒進下水道。誰知，她一聲大喝：「快停下，你在幹嘛？」看到我受驚的樣子，久美子又耐心地給我解釋道：「日本是不允許直接把廢油倒進下水道的。」那怎麼辦？我不解地問。只見久美子拿出兩樣東西：耐高溫的海綿和一種粉末。海綿是用來吸油的，吸滿油的海綿放進塑料袋，紮緊封口再扔進垃圾袋；粉末可以讓油變成固體，再丟進垃圾袋。這些處理食用油的用品，處理一公斤食用油要花三十三元人民幣，而日本的一瓶油卻大概只要二十四元人民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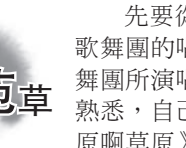
收拾完廚房，久美子遞給我一本垃圾分類的說明書，足足有三百多頁。我說，你還真會開玩笑，這玩意也真。她說，在日本如果你不按规定扔垃圾的話，就會有管理人員給你送一本這樣的說明書，如果再犯的話，就要大開殺戒，罰款了。一個國家，當它的國民能夠把制度上冰冷的規定變成不打折扣的身體力行，那麼，這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食品安全以及社會秩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將不再是問題。所以，日本人那種看似死板的「較真」，很多時候，應該是一種值得尊敬和學習的品質。

「洛舍」這個地方名不見經傳，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旅遊景點，而是湖州德清縣的一個小鎮，幾條街道，一些四五層的樓房，外面便是沃野一片了。這其實是個農村。但如果你告訴中國現在百分之十一的鋼琴就產在這裡，你是不是很難置信呢？家有琴童，經朋友介紹，前往洛舍鋼琴廠購琴，自然為了省些費用。到洛舍購琴，從杭州出發的所有高速公路不經過，需走縣道，在山間田野之中穿行，一路路感頗佳；農村裡怎麼會有鋼琴廠？到了洛舍，進了一家規模較大的鋼琴廠，接待我的是老闆娘，五短身材，胖乎乎的，幹練而健談。先問我們中餐有沒有吃，便熱情邀請我們用餐，熱情而好客。琴未買，卻是關注這地方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鋼琴廠。老闆娘便笑了，這個問題很多客人都會問起。但我告訴你，我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有個解釋的話，這也許是個「無心之舉」，但後來洛舍的鋼琴全國有名，有個人肯定是幫了我們大忙。我問：「這個人是誰？」老闆娘說：「就是那個法國人，理查德·克萊德曼。」我心裡在想，難道理查德·克萊德曼為他們作過鋼琴代言，還是推銷過他們的鋼琴？老闆娘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洛舍只有一家鋼琴廠，鋼琴每年也賣不出幾架。後來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鋼琴曲在中國內地流行開來，凡有收錄音機、CD播放機的人，他的磁帶和碟是必備的。大家都喜歡聽鋼琴曲，練琴的人越來越多，到了九十年代，鋼琴銷量猛增，我們這裡開了幾十家鋼琴廠。」把鋼琴銷量與理查德·克萊德曼扯上關係，有點讓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鋼琴銷量與經濟發展程度有關，又不得不承認，理查德·克萊德曼無意之中的幫忙，的確是一個原因。如果用「營銷學」來解釋，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營銷產品，是鋼琴文化在市場上鋪了路，才有產品的旺銷。如果中國內地沒有普及「鋼琴文化」，洛舍鋼琴廠能有現在的規模，倒真會有懸疑。現在去洛舍的鋼琴廠，還是有一點「天方夜譚」。據說當時幾位農民發現整個二萬架，市場上根本買不到鋼琴，要買一台上海鋼琴廠的鋼琴，需要走後門託人才買得到。於是這幾位農民向縣裡打了一個報告，想辦鋼琴廠。結果這個「異想天開」的想法竟然通過了，真的在鄉村裡辦起了鋼琴廠，他們請來了上海的鋼琴專家，搗鼓出了由農民打造出來的鋼琴。

鋼琴廠當時並沒有進入普通家庭，個人買不起鋼琴，買得起鋼琴的學校、單位不會有普通村民的鋼琴。但這些問題被經濟發展，特別是理查德·克萊德曼給解決了，他風靡大江南北的鋼琴曲，讓「鋼琴熱」快速發酵，結果現在，洛舍鎮有四十多家鋼琴製造及配件企業，年產鋼琴四萬架，佔全國鋼琴總產量的一成多，產品出口到歐洲、東南亞和北美的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真是一個產業奇跡。洛舍鋼琴的成功，可以成為得到「文化」助力營銷的一個案例。企業界流行這樣幾句話：三流企業賣產品，二流企業賣標準，一流企業賣文化。這很有道理，最高的營銷，就是文化的營銷。一旦一種產品得到了「文化」的助力，注入了「文化」的內容，以文化來營銷產品，就有可能風生水起。蘋果產品就是一個例子。有人開玩笑，在中國有兩種情況最需要排隊搶購，一是乘連火車票開售，還有就是蘋果新品開賣。蘋果公司二代在中國開售時，搶購潮席捲內地各地，一些瘋狂的「蘋果控」甚至在排隊等候時擠碎了蘋果專賣店的玻璃門。內地廠商和蘋果的最大差距，不是技術，而體現在文化理念的設計投入和意識等「軟實力」上，蘋果一直在推銷他們的一時尚「一、二位」、「高科技」、「軟實力」的文化理念，終於在消費者心中根植、發芽、開花、結果。「果絲」現在買的已不僅僅是一台手機，而是一種文化。

哦，謝南多厄

陳安



先要從聽俄羅斯紅軍歌舞團的唱片說起。該歌舞團所演唱的歌曲我都很熟悉，自己也愛唱，《草原啊草原》，《懸崖》，《太陽落山》，等等，都是我百唱不厭的歌。唱片中有一首，我覺得不熟悉，但極為動聽，旋律柔和優美，節奏徐緩流暢，男、女聲部先分別唱，後混聲合唱，充滿了懷戀、思念之情。仔細一聽，是用英文唱的，一看唱片目錄，才知歌題為「Shenandoah」。

「謝南多厄」這首歌，而且還有以「謝南多厄」命名的山脈、河谷、國家公園、縣、市、鎮、鐵路線、軍艦、油船、飛機、漁船、縱帆船、電影、音樂劇、樂隊和文學雜誌。許多州都有這個「謝南多厄」或那個「謝南多厄」，連澳洲新西蘭也有謝南多厄河、謝南多厄公路。華盛頓與李大學創辦的文學雜誌《謝南多厄》已有五十多年歷史，所刊載作品有不少被收入全國年度最佳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選集。亞拉巴馬州的謝南多厄樂隊則以傳播美國鄉村音樂著稱。「謝南多厄」究竟是什麼意思？原來它源自印第安語，有兩種不同意思：「星星的女兒」和「林中之鹿」，不論哪個意思，都很有詩意，謝南多厄河應是一條富有詩情畫意的河。她流經弗吉尼亞州北部地區，水寬而淺，其河谷西側是阿勒格尼山脈，東側是藍嶺山脈，是美國向西擴張時期的重要通道。當年，一個個大篷馬車隊就是沿着謝南多厄河谷前往美國中西部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區，去開闢新的天地，去建設新的家園。「謝南多厄」這首歌開始流行於十九世紀初。最初究竟是誰在唱？唱給誰聽？是誰跨過了密蘇里河？誰在思念謝南多厄河？對這些問題，至今有不少說法。有的說，那是一個商人唱的，他愛上了謝南多厄地區一個印第安酋長的女兒，他告訴酋長說，他要帶他的女兒跨過密蘇里河去西部謀生。有的說，那是西部的開拓者懷舊，想念謝南多厄河谷。有的說，那是

我趕緊通過網上搜索引擎補課，才知美國



藏有《最後的晚餐》的米蘭天主教堂

三十年前，我乘大連到上海的客輪，在海上顛簸了三十多個小時，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打算在上海玩幾天再回家。朋友一早就等候在碼頭，他是上海交通大學七七級的學生，把我接回徐家匯的校園宿舍，發揚先人後己的精神，讓我睡在他的舖位，他呢，晚上去打游擊，哪位上海同學回家住了，他就「鳩佔鵲巢」，在別人的床位對付一晚，這事在大學宿舍不算新奇。交大教學樓與宿舍之間隔着一小段住宅區，清晨路過此地，濕漉漉的石板路旁架起煤爐鋼精鍋，擺起矮桌小木板，精明的住戶做起學生早餐生意，給我印象最深的有陽春麵、小饅頭等。雖然窮學生和窮打工的都沒多少錢，也講禮尚往來，於是朋友請我在此吃陽春麵，每碗只賣一角錢，這時我才曉得，上海話的「麵」與普通話的「米」發音相似，巧的是「麵」和「米」均為下肚的糧食。一角錢，北方人管它叫「一毛」，廣州話稱「一毫」，還是上海話標準，謂「一角」，和印刷的紙幣票面一模一樣，就這樣吃了陽春麵還初學了上海話。那時七七級學生已臨近畢業分配了，事情較多，朋友還是擠出時間帶我白相遊玩大上海，看電影打乒乓，不亦樂乎。晚上要累了，領我到學生食堂，品嚐其他的「米」。食堂裡坐了許多晚自習後吃宵夜的學生，品種還算豐富，可見學生伙食安排得好。有一種「米」很好賣，那就是大排麵，四角錢一份，說它「奢侈」並不過分，本科畢業生月工資不過五十多元，並不寬裕，也是不久才打打「牙祭」。大排麵端上來，不需多少澆頭，一整塊方形薄排骨擺在柔軟細長的麵上，熱騰騰香氣撲鼻，吃過一餐兩碗「米」，各有風味，是我認識上海麵食的開始，如果說陽春麵清淡恬適，天然裝飾，那麼大排麵各異，個性張揚了，雖然做法不同，濃淡各異，但都精緻可口，足矣。當足了幾天「交大人」，再來上海已是九年以後。我和公司的二十多位股東遊罷湖光山色的杭州，從水路上了蘇蘇的岸，在西園附近用午餐，但兩桌飯菜吃不動，蠻可惜。導遊不解，答曰北方人多，喜鹹，吃不慣偏甜膩的蘇州菜。傍晚到了上海，在南京路一家飯店用膳，連上三頓麵，蔥油餅、蔥油餅等上海麵食，我建議來一大盜鉢陽春麵，剛端上餐台就被瓜分一淨，連上三次才夠，吃了多日大菜，這清湯寡料的陽春麵才是最解膩刮油的，很讓接待方吃驚；北方人介能吃陽春麵！我是懷舊之人，但物是人非，不可能再去交大。逛街時，在一條弄堂小食店尋到大排麵這種「米」，不過已沒有四角一份這個價了。我吃了一碗，不多久就拉肚子，為天然放置多時的排骨不鮮所致。以後再吃大排麵，我一定要把排骨箘在沸湯中滾幾滾才食。

承交兩碗「米」，友誼滋味長。不僅如此，碗中承交的高考變革、校園風情、物價變動、飲食文化及方言俚語等社會信息，頗感分量。

交大兩碗「米」

霍無非

藏有《最後的晚餐》的米蘭天主教堂

三十年前，我乘大連到上海的客輪，在海上顛簸了三十多個小時，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打算在上海玩幾天再回家。朋友一早就等候在碼頭，他是上海交通大學七七級的學生，把我接回徐家匯的校園宿舍，發揚先人後己的精神，讓我睡在他的舖位，他呢，晚上去打游擊，哪位上海同學回家住了，他就「鳩佔鵲巢」，在別人的床位對付一晚，這事在大學宿舍不算新奇。交大教學樓與宿舍之間隔着一小段住宅區，清晨路過此地，濕漉漉的石板路旁架起煤爐鋼精鍋，擺起矮桌小木板，精明的住戶做起學生早餐生意，給我印象最深的有陽春麵、小饅頭等。雖然窮學生和窮打工的都沒多少錢，也講禮尚往來，於是朋友請我在此吃陽春麵，每碗只賣一角錢，這時我才曉得，上海話的「麵」與普通話的「米」發音相似，巧的是「麵」和「米」均為下肚的糧食。一角錢，北方人管它叫「一毛」，廣州話稱「一毫」，還是上海話標準，謂「一角」，和印刷的紙幣票面一模一樣，就這樣吃了陽春麵還初學了上海話。那時七七級學生已臨近畢業分配了，事情較多，朋友還是擠出時間帶我白相遊玩大上海，看電影打乒乓，不亦樂乎。晚上要累了，領我到學生食堂，品嚐其他的「米」。食堂裡坐了許多晚自習後吃宵夜的學生，品種還算豐富，可見學生伙食安排得好。有一種「米」很好賣，那就是大排麵，四角錢一份，說它「奢侈」並不過分，本科畢業生月工資不過五十多元，並不寬裕，也是不久才打打「牙祭」。大排麵端上來，不需多少澆頭，一整塊方形薄排骨擺在柔軟細長的麵上，熱騰騰香氣撲鼻，吃過一餐兩碗「米」，各有風味，是我認識上海麵食的開始，如果說陽春麵清淡恬適，天然裝飾，那麼大排麵各異，個性張揚了，雖然做法不同，濃淡各異，但都精緻可口，足矣。當足了幾天「交大人」，再來上海已是九年以後。我和公司的二十多位股東遊罷湖光山色的杭州，從水路上了蘇蘇的岸，在西園附近用午餐，但兩桌飯菜吃不動，蠻可惜。導遊不解，答曰北方人多，喜鹹，吃不慣偏甜膩的蘇州菜。傍晚到了上海，在南京路一家飯店用膳，連上三頓麵，蔥油餅、蔥油餅等上海麵食，我建議來一大盜鉢陽春麵，剛端上餐台就被瓜分一淨，連上三次才夠，吃了多日大菜，這清湯寡料的陽春麵才是最解膩刮油的，很讓接待方吃驚；北方人介能吃陽春麵！我是懷舊之人，但物是人非，不可能再去交大。逛街時，在一條弄堂小食店尋到大排麵這種「米」，不過已沒有四角一份這個價了。我吃了一碗，不多久就拉肚子，為天然放置多時的排骨不鮮所致。以後再吃大排麵，我一定要把排骨箘在沸湯中滾幾滾才食。

承交兩碗「米」，友誼滋味長。不僅如此，碗中承交的高考變革、校園風情、物價變動、飲食文化及方言俚語等社會信息，頗感分量。